



懷 史

(三)

述 惺 鍾

史懷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慚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慚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慚。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于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哀帝卽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別尋一罪名坐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閒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著之妙哉。

宣帝諡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諡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

巫蠱之禍中于骨肉班氏以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鹽書察之爲賀者危矣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倖特予補外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

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犢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短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鼎貴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又爲奏薦興竟爲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爲劇。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給侏儒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

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爲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遼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爲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爲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耶。

太僕戴長樂告楊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爲庶人。惲子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傲。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尙在疑。自爲此書以實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慎。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吉篤慎賢相猶以萬年媚己薦之仕途好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之詞也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媚之爲效一至于此人亦何憚而不學媚乎今孤直之士簡于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薦己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篤友爲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

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能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尙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駭罔諸兒。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爲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慎也。嘗怪武帝連年伐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磾爲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并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并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并乎曰罕并之要領在我也罕并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并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并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并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并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勅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并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于先零之罕并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并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并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充國舍罕并而擊先零罕并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爲將者不避嫌疑爲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誠足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確務求詳妥充國據問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膚之語極曲折極直遂以論事爲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量錯之策匈奴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道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諸前言不便者皆頓首伏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真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邊事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

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于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踰于老臣一語。充國徹首徹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傅常鄭甘陳段傳陳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與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薦一士而以爵殉之。又以身後名殉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執袴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依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

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屈伸。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鉄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諡。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畏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永父報仇。永之爲湯訟冤。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遂。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

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倅況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彊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傳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者託爲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公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于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持平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寢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寢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人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捕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欲自刎。以血汙車輪。語態不無過戇。然廣德爲人。名爲溫雅蘊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默者。不能以溫雅蘊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鮑傳

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爲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令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爲喜。如彊者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旣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彊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于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于忠愛。其文流于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于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爲忠愛。文之爲經術耶。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

韋賢傳 玄成

韋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爲人弟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爲賢。爲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

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卻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以此一事銜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真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闇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爲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膽識過人。光闇而黷。援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耶。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恥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爲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爲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己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真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爲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哇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

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慚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慚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于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柔魔作祟。房請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爲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顯彀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張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凶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補正史之遺。爲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書。削其姓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于攜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忠于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鉅筭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于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于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爲民